

每次走在北京的街头，都不由自主地留意清瘦长发的男子。花儿又有了新发现。脑中只有那个人的轮廓 而面目却是空白。但是我们的花儿有信心：只要能人海中与他相遇，我一定能够认出来。我相信并忠实于我的感觉。

## 将邂逅进行到底

如烟花寂寞

每天的每天，花儿都在这家酒吧，等待一个人，一个不知道是否会出现的人。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有些遥远的往事，像一本小说里说的：主人公的面目模糊不清，故事情节却刻骨铭心。

那个时候，花儿在昆明，过的是一种近乎糜烂的生活。但花儿并不认为违背了自己的内心。虽然有时候也挣扎，也自责。但是寂寞的时候还是会放纵自己。就像这一晚，竟神使鬼差的跟着一个才在“邂逅”酒吧里认识的人去郊外度假村。

还是有些惶然的。以往不过是彻夜狂欢。即使有事故发生，对象也是交往过一段时间 知些根底 有些感觉的人。像这样贸然 还是第一次。虽然开始流行“一夜情”，但花儿知道自己不是为了赶时髦才这么做。

只是这次随性得有些莫名其妙。

两个人在房间里竟有些尴尬。花儿偷偷打量他。清瘦 长发。以往花儿拒绝长发的男士，认为他们不修边幅，吊儿郎当。可是不厌恶眼前这个人。打理得很整齐的头发放成一束。有着一一种温柔的诡异。

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他说他是靠画笔吃饭的；他说这次来昆明是应一家公司邀请前来搞一副大型的壁画；他说他在北京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说他上网时候遇过一些奇形怪状的人；他说他的女朋友；他说他圈子里发生的种种趣事……不知不觉中，花儿放松自己斜卧在床上听他述说着。

突然停了电。话题也像被拔了插头，戛然而止。房间陷入沉默。花儿一动不敢动。

等了一会，并不见来电。他掀起窗帘推开窗。蛙声、蟋蟀声、稻麦香、月光充盈房间。一地如水。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回到花儿面前坐下：“知道吗，你的形体很美。而你的着装细致地体现出这种美感。”花儿看看自己宝蓝露背小礼服，不禁涩然。“别动，让我多看看。我回去会把这情景画下来。”

花儿不懂艺术，但是花儿愿意配合他。于是花儿晒着月光，一动不动。任由他欣赏。

月光如水，花儿在月光海洋中迷失。他如痴如醉，激动不已。轻轻靠近花儿，抚着花儿的曲线，喃喃：“真美，你真美……”他的长发拂过花儿的身体，奇异的感觉，丝绸也不能比的触感。让花儿沉迷。在月光里，花儿分不清是和长发还是和他缠绵……

……

头发一点一点蓄长，换上那套宝蓝露背小礼服。花儿坐在阳台看月亮。在城市的霓虹灯之上，月光惨白惨白，有些颓败的气息。轻轻摇晃身子，让发梢拂过裸露的皮肤，柔柔软软痒痒，竟始终不及记忆中那晚的感觉。花儿惊觉，以为迷恋的是长发，原来恋上的是那晚长发的主人。

花儿开始了惦记。他说过他要把我画下来，现在完成了吗？

花儿有一台电脑，一直当作VCD用。现在花儿申请了网线，开始学习上网。记得他说过他的网名叫“一笑”。花儿把所有北京市的“一笑”一网打尽。然后每天坐在显示器前等。每当一个头像亮起来，花儿就发送信息：“是你吗，你夏天来过云海吗，邂逅酒吧里

认识过一个女孩子吗？你把她画下来了么？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有人回答“你认错人了”。于是删除，有人周旋，可是聊深入一点花儿发现细节不对，于是拉进黑名单；有人不说话，花儿就不停地问，直到头像又变灰；有些头像永远也不亮。

再后来，花儿捧着果珍，每天看着那些个零落的灰头像发呆……

后来，花儿就到了北京。或者，总还有机会再邂逅吧？

每次走在北京的街头，都不由自主地留意清瘦长发的男子。花儿又有了新发现。脑中只有那个人的轮廓，而面目却是空白。但是我们的花儿有信心：只要能在人海中与他相遇，我一定能够认出来。我相信并忠实于我的感觉。

在北京城里找一个没有面孔的人需要多大的缘份？算不出来。

花儿想起，他说过他常常和朋友去三里屯的酒吧HAPPY。有时候喝到一家关门了，就换另一家，在这家呆到也要打烊了，再换一家。有一些酒吧24小时营业，正好适合他们这样的人生存。喝到天亮了，也就散场了。各回各的家。

花儿在三里屯转接了一家酒吧经营。只卖午夜至清晨。

总有一天他会到这里来坐坐吧？

花儿给酒吧换了个招牌，改名叫“邂逅”，把酒吧布置成昆明“邂逅”酒吧的布景。学会调制鸡尾酒。出了名的那杯叫“悠然怀念”。

常常有客人问：“怎么墙上有一大片空白不装饰？”

“因为那里要挂上我的画像。”

“怎么还不挂上？”

“可能画的人还没画好吧。”

“老板娘，陪我喝一杯‘悠然怀念’！”

“对不起，我不喝酒。”

“哪有卖酒的人不喝酒？”

“我得保持清醒，等待那人送画来！”

随着酒吧知名度的攀升，这样的对话也重复了N遍。见过各种各样的人，长发，短发，黑色头发，彩色头发，高个的，矮个的，胖的，瘦的……始终没有等待的那个人。

日子单调的重复，一成不变的坐等，应付着不停变换的客人。看时间流水一样的消逝，寂寞的时候感觉不到自己的心跳，花儿感觉自己渐渐死去。

终于等得心灰意冷了。

上帝真的很爱作弄他的孩子。

花儿下定决心放弃这种没有止尽的等待，然而就在这天晚上，酒吧来了一位客人，径直走到吧柜前坐下：“给我一杯‘悠然怀念’。”花儿抬起头来应他，刹时不能呼吸，清瘦，长发，依然是扎成一束，一丝不乱。脑中那空白的脸开始生动起来了，有了眉眼，有了鼻子和嘴。就是这张嘴，掩盖在丝绸一样的头发里搜索过她的每一寸肌肤。

花儿激动，花儿想尖叫。花儿压下冲动颤抖着为他调制了一杯“悠然怀念”。花儿希望他能品出滋味。花儿闪烁着目光看着他。

他浅浅尝了一口：“这酒里面有一种浓郁的味道，能引诱人想起很久以前的一些美好的往事。”微笑着，定定注视花儿：“你很像我记忆中的一个女孩子。我和她有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他认出我来了。“怦——怦——”不用号脉也能数得出心跳。花儿希望自己镇定些，像电影里的那些女主角一样，优雅而从容。

拿起调酒盅，花儿说：“我来陪你喝一杯‘悠然怀念’。”他掏出钱放在桌上说：“不用找了，我有事先走，下周来，那时候你再陪我喝吧！”

不等花儿说再见，他就推门而出。

花儿幸福得眩晕。当即决定请店里所有客人一杯“悠然怀念”，让大家分享到她的快乐。

掰着手指过日子，竟比几年的等待还久远的感觉。恨不得把日历撕掉，7张就到那天，把手表拨快198个小时跨到那个时刻，祈祷上帝，让地球脱离轨道加速旋转……

煎熬与紧张并存。

终于到了这天。花儿精心打扮，特意把那宝蓝露背小礼服穿上，早早到店里等候某人的到来。

8:00 没有客人。却有礼品公司的人到。花儿签字后，工人抬进一架画框。画中人正是自己。背景是明亮的月光，衬得阴影下的花儿一片朦胧，面部氤氲着神秘气息。五官却是精致的，可见下笔时的用心。

花儿喜爱得不得了。原来他的心中，自己还是有分量的。

吧柜上搁着一封信，薄薄的。是随画一起送来的。花儿把画欣赏个够，才转过来拆信。

“我听朋友说，三里屯开了一家酒吧，叫‘邂逅’，老板娘是昆明人，调得一手很好味道的鸡尾酒，其中‘悠然怀念’味道最好。老板娘不喝酒，据说在等一个去过云南的北京人，他有过一个承诺。

朋友说的无心，我却开始忐忑。毕竟太巧了。于是我来看看酒吧，以及酒吧里的那个等人的人。看看这些巧合是不是你……

那个夜晚非常美好，我一直也没忘记过。回来后我就开始画，画你躺在月光里。可是很抱歉，我记不起你面部的样子，所以一直空缺着没完成。那天去酒吧，我特意在心里把你的脸画下来，回去就搬在画布上。终于完成了。

我不明白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只是想要画吗？我把它送给你了。你是否满足了？

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不应该企图打破平静。正如我不会去干涉你的现在的生活。”

信纸飘荡空中，花儿颓然落地。

原来，原来自己浪费了几年，做的是一件愚蠢的事。

突然觉得很恐怖。

因为我有爱上她的可能。

## 第三种可能

罗赛男

### 一、上一只小狗

可爱的女人有两种，一种很温顺，等你多久都没有怨言；另一种很懂得合作，从不涉足规则以外的空间。总而言之，没有麻烦的女人最可爱。

她就像是第二种。刚认识她的时候很有种想泡她的冲动，但十分钟后我犹豫了。她长得漂亮并不代表她一定不会把饭煮糊，她看起来温顺并不代表若干年后她一定不会大着肚子或牵着孩子来公司找我，她对我微笑也并不代表她一定爱我多过爱钱……真是有女人就有麻烦。可是没有女人的生活实在太糟了。于是我犹豫。

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问题。真他妈的废话。我从来不思考些能抢哲学家饭碗的问题。对我来说，泡还是不泡才是真正的问题。

我就这么犹豫着，一直到她来找我。

她果真是个很温顺的女孩子。她会做意大利面，会泡很地道的Espresso，而且每天都等我回来才吃饭，不管多晚。

她有两个毛病：第一，把所有的衣服都扔进洗衣机，永远分不清哪些该分开洗；第二，半夜老喜欢问我爱不爱她。我努力让她知道我从不对女人说爱不爱的问题。

她就像只会流泪的小狗。

人能不能爱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需要一只这样的小狗，能够照顾我，且不太麻烦。

## 二、半杯茶

那个女孩是外面跑场的歌手。一头黑黑顺顺的短发，素面朝天，穿灰蓝色牛仔裤和大大的男式衬衫，却背了一把贵得吓人的民谣吉他。

我靠，她哪像外面那些唱歌的女孩子，整个一个搞地下乐队的未成年少女。我曾经花了整整十分钟来想她到底满没满十八岁。

她老师带她来我这里录音的时候真把我吓了一跳。她进录音棚要关灯、要脱鞋子。不过我意外地发现她没有脚臭，而且穿着一双印了蜡笔小新的卡通棉袜。

真是个孩子。

她喜欢唱杨乃文的歌，精灵古怪的。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前看后看就是看不出她和我家里那个女人有什么相似。

她叫 Aki 很简单的三个字母。《最终幻想》里那个虚拟女人也叫 Aki, Aki Ross 不过还是她比较适合这个名字。

回家的时候是十一点。要命的是那个小傻瓜居然对着一桌子菜坐着等我回来。还有一支红酒摆在桌上。

我飞快地搜索一遍记忆 今天不是我生日、不是她的生日也不是情人节。

她可怜兮兮地红着眼睛翻日历给我看，说今天是我们认识半年的时间。天呐，如果这也算节日，我妈岂不年年要给我过我长出第  $n$  颗牙齿的  $n$  周年纪念日？我揉揉她的头发，苦笑。

她把那个问了n次的问题重复了第n+1次，你到底爱不爱我，我再揉揉她的头发，苦笑。

今天你一定要回答我！她居然不依不饶地哭起来。我的脑袋开始膨胀，像极了一颗爆米花。

第二天到录音工作室，桌上摆着前夜留下的半杯茶。倒了满杯没有喝完。但如果只倒半杯，会不会渴？

### 三、另外半杯茶

录机棚话筒架边放着个蓝色的capo，是Aki留下的。这么粗心的女人，将来嫁了人保不准也不知道哪些衣服该分开洗。我靠，这两天怎么了，老拿她们两个比来比去？

Demo带已经做出来了。Aki第二天没来拿。第三天也没有。助理玩着那个capo问，那小女孩是不是不来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但原则上是不会不来的。她不来就拿不到Demo带，拿不到Demo带就做不了专辑，不做专辑又怎么会来我这里录音呢？难道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帅？综上所述，她是会来的。虽然这个推理有点可笑，但这是事实。这跟我见过的一些更可笑的事实比起来简直小儿科。

她来了。

几天不见，脸上居然蹦出几颗痘痘。她跟我不熟，所以闲聊也仅限于那几句话。

她走了，带走了Demo带和遗漏的capo。

她打电话来问我回不回家吃晚饭。我突然想到桌上那半杯茶。我能从她那里接受的只有半杯。每天就在半渴的状态下拒绝着她的另外半杯白水并且等待着另外半杯茶。女人对于我只有两种身

份 伴侣和对手 永远无法互相替代 也不可能有爱人存在。

晚上去了Aki工作的酒吧。

她在台上没有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叫她，也可以说我没有叫她所以她在台上没有看见我。无论是怎样的因果，反正我们没有交谈。

年底的时候在一家唱片店橱窗里看到Aki的海报 冷漠而且性感。我买了一张CD 小姐说Aki的这张卖得不怎么好，宣传也做得不多。

我笑。

这小丫头愿意宣传才怪呢。这年头还能见到她这么无所谓的人 真是难得了 她简直把什么都看成透明的。突然间觉得 我需要的对手 也许就是个Aki这样的女人。

## 四、生活是个巨大的马桶

她终于从我家搬走了，那个老为了我爱不爱她的问题纠缠不休的女人走了，我开始喜欢跑到coffee cafe 去喝Espresso 把大堆的外套送进洗衣店，把内衣内裤袜子扔进洗衣机。

她走的时候说，你再这样下去，当心没有女人愿意照顾你。

我哈哈一笑。

生活是个巨大的马桶，往上面一坐，什么都给冲走了。由不得自己的东西，早已经没了强求的兴趣。

Aki专辑的名字好怪 2000年3月15日21:30 封面全黑，只有这一排蓝色的字。背面是那张冷漠性感的脸。

很喜欢CD里那首翻唱歌，翻的是杨乃文的《应该》，声音像某种金属，听不出带了什么感情。我喜欢这种变态的冷漠。

几个月后又一个女人搬进了我的公寓。我需要个伴侣，就这么简单。

Aki打电话来我的工作室。很突然。她说只是想找人聊天。女人都是冒失的动物，她也不例外。不过我倒也很想见她。

想带她去 coffee caf 她说不要 她要去麦当劳吃汉堡。真是小孩子。

我们坐在靠玻璃窗的桌边，她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健谈过，边说边笑，我简直怀疑她今天是中了福利彩券还是什么的。

我跟唱片公司解约了，恢复自由身，你说开心不开心？她又开始往嘴里塞薯条。

你神经啦，失业了还这么开心！我差点没把汽水喷出来。

我的愿望就是灌一张 CD，一张而已 完成了就行了。何况我也没给公司赚什么钱，还是在酒吧唱歌来得轻松。

不知道容易满足是不是女人的通病，但我真没见过像 Aki 这么肯放弃机会的女人。一般人放弃机会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不肯放弃比这个机会更重要的机会。她为了什么呢？那间酒吧有那么重要吗？

她已经吃完了薯条，起身去买冰淇淋。

这个孩子一样的女人。

## 五、忘记的过去和过去的忘记

闻一多说 无耻啊、无耻啊 台下就一片掌声。我说 无耻啊、无耻啊！录音室里只有我的助理和一只小日本犬大眼瞪小眼。

鲁迅对海婴说“忘了我”，所有人眼泪鼻涕混成一堆。我对家里那个女人说“忘了我”，她除开眼泪鼻涕之外竟然还赠送了我一个耳光。

对此我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历史的重现等于荒诞不经。

第二，有些话被有些人说过一次已经非常足够。

第二个女人离开我后不久，又接到 Aki 的电话。我们白天长时间长距离地散步 晚上在她工作的酒吧坐着 她唱歌 我听歌。下了班去看午夜场的恐怖片。

突然想到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渡边就是靠散步泡上直子的。他们为什么开始 怎么开始 又怎么冒出个绿子 除了村上春树只有鬼才知道。我会泡 Aki 吗？下辈子吧。

男人和女人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那就是有且没有关系。很复杂，但这是事实。我们得接受。

有一天助理问，见过那小女孩的家人没有？她怎么总像孤家寡人似的自由啊？

我不知道她家人是什么样子。

甚至不知道她有没有家人。

不知道她住哪里。

不知道她的中文姓名。

只知道她叫 Aki 她是唱歌的 她爱吃汉堡、薯条、爱看恐怖片。她从不谈她的过去，包括过去的朋友和过去的男人。她是一个随时可能在我眼前蒸发的、只有现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人。

突然觉得很恐怖。

因为我有爱上她的可能。

## 六、没有可能的可能

Aki 消失了又快一年。她总是突然消失突然出现。我已经习惯。毕竟我们不是很熟，她对我，也是除了电话号码和爱喝 Espresso 之外一无所知。

我的助理结婚了，常常要提早离开工作室去接太太下班。我和那只小日本犬独处的时间多起来，要是它爱上我，我就把它带回家。总不会比那位助理太太难伺候。

助理在第 n 次早退后 我终于看见Aki 出现在门口。

我走过去。

她走过来。

她说 都快三年了 你这里都没变样。

我笑，喂，别说得我跟你很熟似的。

她也笑。

我们第一次一起去了另一间酒吧。 Aki其实很能喝，一直面不改色。

午夜场的恐怖片后我第一次送她回家。我说，手冷的话就放进我的口袋里。

她突然流泪。第一次。

我不会把手放进第二个男人的口袋。有些事一辈子只能有一次。我离开了很远 很多年 仍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忘记。那一年我十六岁。今年二十五岁。九年。

她的身体像某种濒临死亡的小动物，很冷。

第二天早上我把Aki弄醒 隔着被子对她说 结婚吧。

她说，好。

三十岁的冬天我终于结婚了。我们都已经游荡了若干年，是该找个合适的人让彼此安定若干年再说了。她也是我的对手。永远不会违规的对手。我终于可以不排除，也许我和女人之间会有第三种可能 比如Aki。

王渔说我发现你有一个得过且过的灵魂。

## 太平盛世

刘 贞

方谷相信乱世里的故事不是常人能够承受的，所以方谷从不羡慕传奇里的人物。方谷喜欢的是太平盛世。从最小规模讲，一个男人和一个他能辖制的女人就是一个标准的太平盛世。

—

大姐说这个送给你，初次见面，我们一点心意。丝绒盒子里静静卧着一挂珠子，灯光下淌着银色的光。她说好漂亮，这我不能收，太贵重了吧。语气里听得出惶惑。方谷觉得不管是盒子还是珠子都太大了点，微微透着些蠢相，一定是故意的。大姐说戴上吧，一定很适合你。她道了谢，把链子戴在脖子上。眼睛里是诚实的惊喜。大姐喝了一口茶，把嘴角的戏谑抚下去，再看向方谷的时候眼睛里就有闪烁的笑意。方谷有点儿不舒适，因为她的不够大方。尤其是，落在别人眼里的不够大方。如果是王渔呢，决不会那么轻易地表现惊艳和窃喜。和女人比赛矜持，王渔从来就没输过。当然，她不是王渔，她不晓得怎么样表现高贵，因为她生命中几乎也没怎么有机会体验浪费。

姐姐们今天都非常斯文高雅，拿出全副家教来对付她，不过是想挤兑出她的浅薄、俗气和上不了台面。各自说了再见，出门时她静静地走在他身边，说原来你们家的人都不太爱说话，像你这样。天知道，姐姐们有多么爱嚼舌，她们只是选在今天集体扮贵妇而

已。方谷想，她竟是这么样的感觉迟钝。可他不就是爱她这点钝吗，温柔迟滞。

第一次见她，就是在一堆男女中间。几乎每个人都很吵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子很轻松就培养起对男人的鄙夷，用很漂亮的词汇嘲讽着身边的男子毫不容情，仿佛这世界上半男人都排着队辜负了她。陷在一群妆化得飞扬跋扈举手投足要先声夺人的女孩中间，方谷在心里面苦笑着，看到了她。有人喊她的名字，叫做筱艳秋。旁边就有女孩子笑起来，说这个名字可真逗，活像三十年代戏班子里的小旦。她囁嚅着说从前也有人这么说来着，大家都笑。她浑身上下没一点跳脱灵俏的地方，一看就知道缺乏那种满脸跑眉毛的天分。方谷当时就想，少见这么钝的女孩。钝，但是温柔。

晚上二姐果然打电话来，评论说你这个筱小姐人倒还清秀，可是怎么看也不够大方，像王渔那样大方。二姐说你真要跟她结婚吗？真的吗。

方谷答得坚决，他要和这个女人结婚，即使她不够大方，没有王渔或是任何一个某某大方。

每个人都会拿她跟王渔比，包括王渔自己，比来比去比出一肚子茫然。于是每个人都来质问他，为什么是她，又为什么不是她。

## 二

王渔从小就精神抖擞地活给大家看，她不大方谁大方。她从小就是升旗手、报幕员、团支书，众所瞩目的人。小范围内，王渔就是科学家里的居里，演员里的张曼玉。有不理想的孩子，大院里的父母必定会说你看看人家王渔。人人都在看王渔，王渔的眼睛只好看到天上去。方谷的朋友唐凯有天就说他有一阵子最大的理想就是当王渔有天昂首挺胸走来时，十步以外有一口没有盖上井盖的下水道口。

很难让人相信，会有不招人喜欢的美女。尤其是愿意平易近人的美女。比如王渔。唐凯说那是因为她的平易近人里有着俯就的悲

悯。近于耶稣。就好像别人说话时 她也会微笑着来听 并不急于打断。但是她笑得模糊，就像栖居在蒙娜丽莎嘴角那一撮，态度温文地睥睨着众人。

她在你面前这样笑着，会让人心里起很深的踌躇，你慷慨激昂地讲了很多，抬起眼看到她那样的笑，会有一拳抡空的虚弱感，难免心里讪讪地怀疑自己的表演她根本不买账。

有时候方谷也想，这样的笑，倒不如挂历上大小明星们那种没有内容的甜，让人感觉温暖。那总还是诚心诚意地想取悦这个世界吧。

### 三

毕业第二年吧，方谷的一个朋友订婚，新娘子大概是王渔的什么亲戚。那天王渔向隅而坐，相当的落落寡合。灯光中她低垂的睫毛在脸上刷出一道阴影，从方谷的角度望过去，她整张脸庞有种异乎脆弱的感觉。方谷的心受了鼓动，走过去说我送你回家吧。于是，王渔就成了方谷的女朋友。姐姐们知道了，也都拍手说很好啊。

以后她问起的时候，方谷当然说很久以前就爱上她，上大学时就在爱她。说了几次，连自己也恍惚起来。好像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恋爱。

方谷在名校里是成绩普通的学生，在大公司里坐着中等的职位，在教授和主任的家里不是最有成就的孩子。但是这样已经比大多数人要好。方谷常常想王渔选择他不是没有屈就的成分。如果要忠于理想，在王渔的眼界里，需要仰视得见的男人就几乎只有上帝而已。好在理想主义者王渔还有一颗坚韧的现实主义的心。既然遇不到100%合于理想的男人，那么找一个70%理想的人 另外那30%自己找补回来。100%理想的男人总是于婚姻中诞生的。由一个女人创造，不是他的妻子就是母亲。没错，王渔是对整个男性世界很失望 可那不是对自己。24岁那年 王渔决定在现实面前低头 虽然是低头，但是姿势优雅内心踏实。这一次低头时，就发现了方谷。

王渔希望自己的男朋友是个学成归国人员，她开始动员方谷出国，她说我有话跟你说。方谷想不外是你什么时候爱上我的之类无实意的话吧，大包大揽地说好啊，我很想听。王渔就很平静地说我想和你讨论讨论你的灵魂问题。

王渔说我发现你有一个得过且过的灵魂。方谷当时就吓了一跳。

#### 四

方谷不想出国。方谷说我已经这么大了，出国干什么呢，洗盘子刷碗都已经吃不了那个苦。方谷说就像唐凯，出国又回来，一样挤公租房，没有赚得盆满钵圆。

说得多了，王渔有些不以为然了，在王渔眼中，唐凯集中代表着一种向下的力。懒散 游离 不负责任 他的整个状态就是一种对秩序的挑衅。王渔说你的世界里就只有这一个榜样吗，怪不得你是这样的不思进取。王渔说唐凯在法国失恋于一个长沙女孩，回了国又被一个日本姑娘给甩了，他出国根本是个笑话。王渔说你真好，好像他的政府发言人一样，我有诋毁他吗，我并没有啊。王渔说知道了，不可以批评你的朋友。她冷笑起来，说有时候我真觉得你们才是情人。

方谷也笑起来，看着她说你说的不错，我有时也在怀疑我喜欢男人。方谷拿起桌上的镜子 递给她 说请你照照镜子 唐凯说的一点也不错，女人下颌骨咬得方方的，脸上满是肃杀之气，根本就是男人。

王渔的脸涨得绯红，轻轻说一段关系里有一方太不像男人，另一方就只有振奋起来，充任这个角色，她的脸色很快恢复正常，她说不然怎么办。

接下来的冬天里，王渔自己出了国。不断有人问王渔去哪了，表情类似吊孝。方谷就告诉他们王渔出国了，然后顺手抄起桌上的地球仪用手指转一转，点给他们看黄色的英格兰。接着他们就更加

吞吞吐吐地问那你们怎么办呢。方谷就随口汇报说我们从此男婚女嫁两不相欠。王渔知道了，从地球那边打来电话说了天气说了同学会的笑话，挂电话前淡淡说传言你预备回复单身了，我可不可以报名重新追求你。方谷说想不到世上有这么豪爽的三姑六婆，舍得打越洋电话来挑拨离间。王渔笑笑，声音却蛮严肃，说这不叫三姑六婆 是诤友。

如此过了两年，其间不断有人来问王渔什么时候回来，方谷你又有什么打算呢。方谷不胜其扰，干脆找来白纸一张贴在墙上，上写王渔去了英国，我们还没分手。

王渔回来了，看见那张纸，说这恐怕不是堵别人的嘴，是写给你自己看的吧。她说这几年里你嘴上叫惯的心里面住惯的那些名字请你全部都藏好掖好了，别让我遇上。可是眼睛里笑得却戏谑，表示她并不信有这样的人存在。方谷翻拣了一下这阵子来来去去的那些女孩们，都是只有声音没有面目，笑容淡淡的附着在嘴角，看人时用眼睛微微一掠，很喜欢关注别人的灵魂。这么看过去，每一个都像是王渔的分身。不知道为什么，大家介绍给他认识的都是这一型的女孩子，大概以为他就吃这一套吧。

于是方谷说，我几乎没有觉出你离开了，看在我眼里，她们好像个个都是你。这么说时并不为难。王渔显然有她自己的理解。方谷本来以为她会挑起眉梢说人人都像我，可见我没有什么稀奇。然而不是。她微微的有些迟疑，说我把它理解为一句甜言蜜语吗。方谷说那本来就是一句甜言蜜语，如果你觉得还好看，这里还有一句，就是你迟疑的表情很美丽。

## 五

十一月，王渔打电话说她要回来了。方谷瞧着挂历，薄薄的有些激动。唐凯听说了，打了三四个电话要他出来，说是一个女朋友生日。唐凯说你现在就准备焚香斋戒等她回来验收吗。他说解放军就要进城了，小资本家也不垂死挣扎一下吗。